

渺小,也揭示出这段特殊历史的荒诞与可笑。

当商品经济在新时期获得了合法性地位时,像梁光正一样的农民对这个概念并没有多少认识,更不明白自己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广州人^①在梁庄附近大肆宣扬麦冬作为药材的市场价值,而偶然获利的几户农户更是作为看得见的例子,让这些穷惯了的农民欢欣鼓舞。许多人都想借此机会,发家致富,改善生活。这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只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和单纯、幼稚的想象。广州人因此而受到了不明真相的村民的极大欢迎和热情招待。他们种植了大量的麦冬,但到了收获的季节时,广州人并没有如约而至,这让人感到恐慌。当初的满腔希望变成了失望,有的人甚至因此而破产。这些农民被想象的收益所吸引,却受制于自己的无知和短见,白白付出了一季的劳动、投入和等待。梁光正的那些“算算”自然无法兑换为现实,他也是受损害者。

梁光正为了帮助小峰,不顾自己高龄之身,在老家承包了二十亩土地,种油菜。尽管仍然有着像往常那样的盘算,但梁光正的这次行为并非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而是试图借此戒掉小峰的赌瘾。他和小峰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为了吸引大型工厂在当地投资,镇政府开始征地,这20亩油菜花也在征迁范围内。梁光正知道这件事后,迁怒于勇智,并带头组织村民反对征迁,后来因为工厂没有选择在当地落户,征地事件就此作罢。从表面上,梁光正似乎取得了胜利,但实际情况是,梁光正先是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反感,因为他阻碍了政府的征地,后又遭到村里人的抱怨,认为他阻挡了他们的进城之路,未能让他们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获得利益。对于梁光正而言,反对征地,并不是为了获得更多赔偿,也不是因为他有着某种远见,而仅仅是出于农民所特有的朴素观念,即土地才是维系一切的根本,与农民有着精神性的关联。工厂可能倒闭,官员可能挪窝,农民和土地却不能割裂。

在这些不同的历史时期,梁光正参与或主导的众多事件,显示出他与时代、主流的思想观念之间的对立状态。这种状态是他性格的显影,也内在地铸就着他的性格。他是一个清醒者,但却始终看不清时代的真实走向,因而又总是显得很盲目,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失败。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遭遇,还是一个群体(农民)的遭遇;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困境,还是一个时代的困境。

梁鸿在后记中交代了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但她的努力似乎并未如其所愿。父亲在她那里仍然是不完整的、不清晰的,那件白衬衫带给她的疑惑仍在,“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甚至,可以说,是更加迷惑了”。这不仅是对父亲的感受,也是对于历史的感受。尽管如此,这其中的意义仍然值得肯定,因为“他们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所昭示的人性,却值得我们思量再三”^②。其实,无论父辈之于我们,还是历史之于我们,都具有同样的启示价值,这又一次表明了“父辈”的隐喻特征和涵义。

“光芒”何在? ——论《梁光正的光》中的父亲形象

张东旭

梁光正,一个生活在建国后的“当代”农民,他既不是新时代的英雄,也不是新时期农民的“典

^①广州人在这里具有象征作用。广州是我国最早践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城市,商品贸易发达,经济观念超前,因此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模板。

^②梁鸿:《梁光正的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6页。

作者简介:张东旭,1977年生,河南兰考人,河南科技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电子邮箱:512062726@qq.com。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2017BWX007)。

型”，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为了生存，他年轻时四处闯荡，凭着一股热情四处突围，年老时不顾子女反对，一次次寻亲，用尽全部精力“折腾”不息。终其一生，事业经营屡次失败，爱情上一塌糊涂，子女们也颇多怨愤。他的“事迹”，除了他的子女，旁人无人知晓。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他做事时有着怎样的精神？他一次次的人生“突围”中，动力是什么？小说题目是《梁光正的光》，作者用梁光正的一生经历给我们做了回答，他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一个底层的农民，梁光正以怎样的“光”来“照亮”了自己的一生。

小说的叙述者完全没用一种“概念”或理想去“刻画”人物，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通过叙述主人公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事件，写出了—个可悲可叹的底层农民的性格。

梁光正为了生活，为了情感，不断“折腾”。他16岁时，对人生充满着幸福的向往，在充满麦香的大地上，他像一个诗人那样写下了美丽的诗行，小说的后记里作者怀念父亲的一段描写可以与正文中的梁光正作互文式的阅读：“他正在努力攀爬麦地里的一棵老柳树，那棵老柳树枝繁叶茂，孤独傲立于原野之中。他看着东南西北、无边无际的麦田，大声喊着，麦女儿，麦女儿，我是梁光正，梁庄来的。那一刻，金黄的麦浪起伏飘摇，饱满的麦穗锋芒朝天，馨香的气息溢满整个原野。丰收的一年就要到来，梁光正的幸福生活即将开始。”^①这种诗情画意的人生向往，永远属于16岁。梁光正的幸福人生没有开始，他与麦女儿的婚姻平淡无奇，为求生他四处奔波，无功而返，他种冬麦，种豆角，种油菜，几次苦心经营，均以失败而告终。每一次事业经营之初，他都兴致勃勃，浮想联翩，在劳作中倾尽全力，尤其是最后一次种油菜，不顾惜自己患病的身体，带着腿有残疾的儿子小峰，在油菜地里耕耘，那战天斗地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一个农民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面。

他在不同阶段和四个女子过日子，麦女儿（“我”母亲）、蛮子、梅菊和巧艳妈。其实，很难说哪一段是爱情，但他在每个阶段都能投入热情。他对待几个女人的态度，曾遭到了几个儿女的反对和嫉恨，但他仍然我行我素，如为了和蛮子“私奔”，不惜将最小的孩子小峰放家里，让几个大点的孩子照顾他。后来，小峰没有被姐姐照顾好，落了残疾，他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小峰开辟油菜地日夜操劳。在他的心里，“爱”和付出都是自己的事，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见了蛮子，在昏迷之中，竟当众吸吮着蛮子的乳头而倒在她的怀里。

四个子女对梁光正的情感是爱恨交加。他给予几个子女的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父爱，他对自己感受的考虑要远超过对子女的情感投入。他是个“事儿烦”。“凭着本能的性格，到处惹事，事情一旦出来，他又不管不顾了，让老婆和子女们承受后果。他把蛮子的不幸，小峰的困顿，崔振道的失独，宋天成的哀嚎，远方表妹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和那远远近近的人生，都带到子女们面前，然后，他又撒手不管了。”^②因此，他的几个女儿，包括儿子勇智，对他有赡养的义务，但是却没有回馈时的浓厚情感。

然而，梁光正的生命也就是在这一次次的“事儿烦”中发出了璀璨的光芒，可以说这种“光”是他主观上的一种臆想，表面上看，与改变自我命运的使命感有关，但实质上这种“光”更是他生命本能的一种冲动，“足能凿穿日月”，你不得不佩服它带来的旺盛生命力。在他决定种油菜的时候，小说有一段描写：“（他）像一只公鸡，昂着头，竖立着，准备迎接期待已久的战斗。虽然这只公鸡脖子上的那圈毛已经稀疏，看起来有点衰败和孱弱，但他眼里散发出的光却足能凿穿日月。那是来自山顶洞人时代的光，古老、神秘，带着超强的聚合力，穿越漫长的黑暗时代，带着人类从蒙昧走向光明，走向食物链的最顶端。”^③这种光就是梁光正精神能量的一种大爆发。种油菜时，他带领腿有残疾的儿子小峰，在这片土地上日夜耕作，“手持长矛，向人间的风车刺去”。贾平凹《秦腔》中的夏天义，带领引生种地似乎是一种象征，带有一种与时代抗争的悲怆意味，但是梁光正的所作所为却是一种农民自发

①②③梁鸿：《梁光正的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6、287、216页。

的劳作行为,是他执拗的个性心理的显现。

以人格特质论,梁光正符合“外向直觉型”的心理类型。“这种人注重的不是现实,而是可能性,并且不断地追求可能性。安定的生活环境对他而言有如地狱,令人窒息。当他开始追逐可能性时,非常地热衷,有的人甚至显现得异常狂热。但是一旦遇到瓶颈无法突破时,立刻冷淡下来,干脆放弃。”^①小说中梁光正没有太大的能力但又热情四射,急于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承认,一次次地“事儿烦”,一次次地放弃,正符合上述特征。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表现不同,他对从事的活动投入了全部的热情。他做事前谋划时精神的高蹈与最后惨败的落差让人一次次感慨,然而他总能再奋起,从而再失败,屡败屡战,充满了一种悲怆意味。作者无意于社会层面的批判,笔墨重点在于对父亲性格的反讽式描写上,但是,我们看到,作为农民,他这种近乎畸形浮夸的性格其实是对一些社会问题束手无策时的一种心理反应,所以,他性格形成的过程本身便蕴含了深厚的社会内涵。

梁光正为人做事精力充沛,对待生活,对待女人都满是活力,以至于他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都有点不信:“他战斗不止生命不息,他热爱生活,充满感情,看见自己热爱的女人还会脸红羞涩,他热衷于斗地主,每一把牌都认真研究,不赢钱不罢休。这样的人,怎么会死?”^②总之,梁光正作为一个农民,一辈子“吃亏挨打”,逃荒、打零工,一次次“创业”和经营,均没有获得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一个父亲,他没有为子女付出浓厚的父爱,但是,梁光正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却表现出了丰富而有活力的性格。他的平庸、自私和固执以及他为梦想所付出的全部热情和努力,才是人生“安稳的一面”。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无论如何是进入不了社会学家考察视野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选择子女的视角讲述颇具说服力。因为这样一个农民,除了自己的子女,很少有人关注他们,了解他们,研究他们,然而,他们却又那么广泛地存在着,在各行各业、各个角落无声地生存着。

有着知识分子气质的农民形象

——梁光正的另一个世界

王 杰

梁鸿的新作《梁光正的光》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塑造了一个丰满斑驳、立体多维的主人公形象——梁光正。梁光正的出现无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独特神秘的农民父亲形象。小说中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细节,在梁光正的葬礼上,不同的人眼中的梁光正形象得以瞬间呈现,盖棺定论般得到了集中爆发。文中写道:“梁光正的世界,梁光正的儿女们知道得并不多。”^③那么,白衬衫于梁光正而言意味着什么?他的另一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他的多重形象是如何生成的?承载着哪些意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土地与白衬衫:烟火气息与知识分子气质

梁光正最基本的身份是农民,土地是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他终归一生都不是一个安分的

^①宫立江编著:《人类意识之源》,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页。

^②梁鸿:《梁光正的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0页。

作者简介:王杰,河南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电子邮箱:wj18803739398@163.com。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新世纪河南作家研究”支持计划(项目号2015-CXTD-05)阶段性成果。

^③梁鸿:《梁光正的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3页。

诚相送,梁光正这个普通农民以其人格魅力而享受到了无上的礼遇。林语堂曾言,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①客观地说,中国传统农民普遍缺乏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最根本的价值标准往往是为家庭(家族)谋利,狭隘自私在所难免。某种程度上,这成为了乡土中国国民的集体潜意识,直到现代化进程大大推进的今天也并未有本质的改变。相比之下,梁光正的“光”,“他一生都热衷于对别人好”^②,是如此灿烂夺目、动人心魄,在新文学农民形象谱系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我们想追问的是:为什么梁鸿能塑造出梁光正这样独特的农民形象?他在小说中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这一个”人物承载了什么样的文学史意义?对于乡土文学的创作有何启示?由于篇幅有限,这些问题是需要另文讨论的话题了。

A Special Study on the Image of the Peasant and Father in *Liang Guangzheng's Light*

Li Baosen Zhang Dongxu Wang Jie Zhang Min

Abstract: Liang Guangzheng, constructed by Liang Hong, is a new existence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has a broad space for interpretation. He is a peasant and also a father. As a father, he participated in historical events and became one part of it, and in the meantime, he couldn't help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y. In this sense, Liang Guangzheng was seemed to be a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and epoch. So the understanding of Liang Guangzheng can be seen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history in some degree. As a peasant, the light of Liang Guangzheng is not only the instinct as a human being, but also a psycholog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obstinate personality of the peasants at the bottom. His airy spirit and fiasco career are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his deformed and exaggerated personality, but also a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urvival predicament of the peasants who come from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His strong intellectual temperament not only constituted another world of Chinese farmers and became another possibility beyond Liang Shengbao, but also complemented and enriched the blood and tears, love and hate, pains and loss, dreams and passion of the rural intellectuals presented in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Whether he is a father, a farmer or a country intellectual, Liang hong's new writing and unique construction of Liang Guangzheng have finally made him a representative in the image pedigree of farmer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 rich, mottled, multi-dimensional, contradictory and complementary This One.

Key words: Liang Guangzheng; Father; New Literature; Intellectual Temperament; Farmer Image Pedigree.

^①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185页。

^②梁鸿:《梁光正的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页。